

何紹基 著
曹旭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東洲草堂詩集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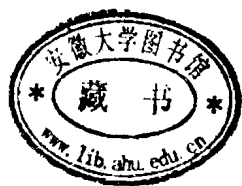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紹基 著
曹旭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東洲草堂詩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洲草堂詩集 / (清)何紹基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7-5325-4284-X

I. 東... II. 何...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50973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東洲草堂詩集

(全二冊)

[清] 何紹基 著

曹 旭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2.125 插頁 12 字數 6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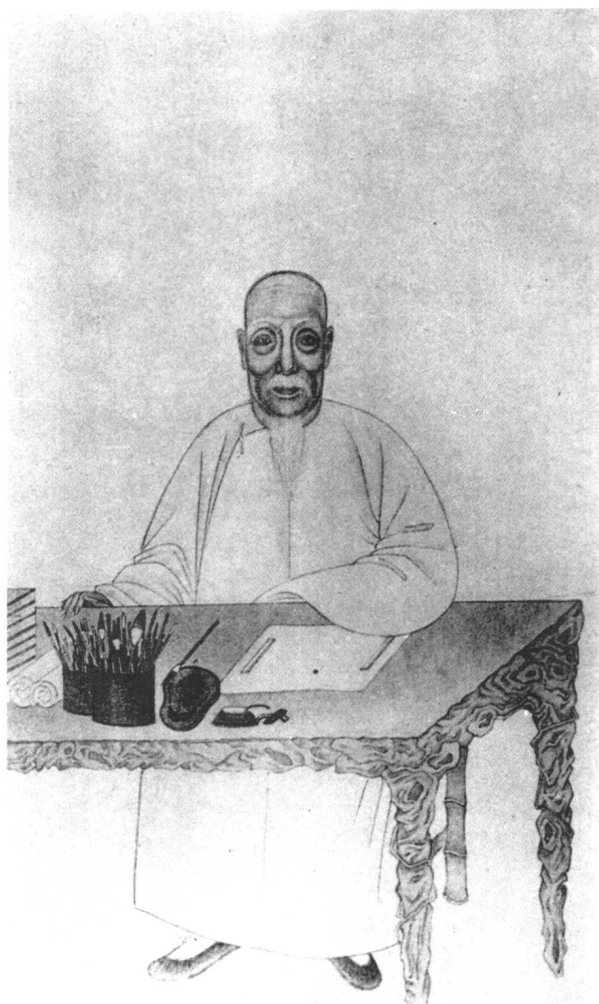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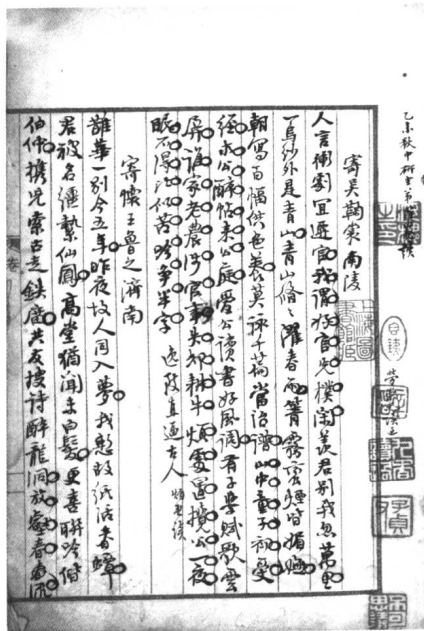
ISBN 7-5325-4284-X

I·1843 定價: 8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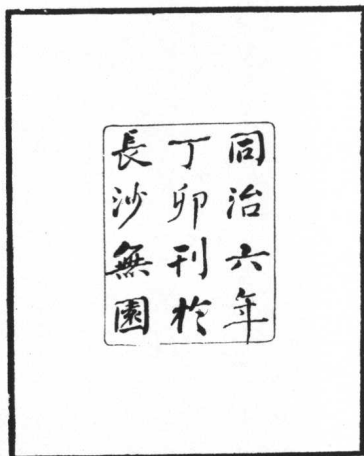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何紹基肖像



《東洲草堂詩鈔》何紹基手抄本



《東洲草堂詩鈔》同治六年家刻本

李東時信行人來子定送物為收
 初自早著人到信行取物交自未出門
 門上遂來焚珍一亭先後至即寄
 夜玉山砂去古人校昨為俞三亭
 據永周多上圖亭夢樓改物而
 多於上圖亭余志熱宋心無所
 高下也何大字數件
 初日早收於行李即為到陸是相方作
 這存病微未覺到歡前回早飯後忍門

懷步北庭若柏森庭階
 是任有鄰夢夕里無
 邪倚

何紹基墨迹之一

東往如梭倚窗看秋風
 沒水清波好杜若前
 細柳應念我芙蓉柔
 柯仍傳語江而父老
 余將自夷移海留別
 聖堂遂以詞贈家

何紹基墨迹之二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誌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張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便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只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作爲道光、咸豐、同治的三朝元老，何紹基在對清代書法藝術作出傑出貢獻的同時，也和鄭珍、祁寯藻、魏源、曾國藩、歐陽駘、莫友芝等人一起，繼承清初吳之振、呂留良編《宋詩鈔》，翁方綱等人倡導宋詩的傳統，轉變了明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宗唐詩風，掀起了清道光、咸豐以來聲勢浩大的「宋詩運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宋詩派」。至同治、光緒年間又出現「同光體」，使中國詩學一波一波地發展出最後的輝煌。

一

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貞，號東洲居士，自號蝨（猿）叟。湖南道州（今道縣）人〔一〕。

何紹基出身於書香簪纓門第，嘉慶四年，與學生兄弟何紹業同時降生於道州。父親何淩漢是個讀書人，學問、人品堪稱一時之選。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中了探花（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以

後做了四十年的官，一直做到戶部尚書和工部尚書；何凌漢喜歡許、鄭之學，宋儒之理。在道德文章方面，是海內公認的朝廷楷模。何紹基的母親廖氏，勤勞、善良，無論在家鄉還是進京城以後，都協助丈夫料理家務，布衣粗飯；官宦之家，母慈子孝。

何紹基的一生，可分五個時期（一）：

第一個時期，從出生到三十八歲，是讀書應考時期。

何紹基兩歲的時候，父親入都，他隨母親至西鄉小坪村，住在舅舅廖輯侯家，由舅舅養育。八歲時，父親中了探花，他隨母親來到京城。家中請了孫鏡塘、張掖垣等有名的塾師，啓蒙、教導何紹基讀書；父親何凌漢對何紹基的未來，寄予很大的希望。

少年的何紹基博聞強記，於學細大不捐，很有天賦。十八歲應京兆試，取爲膳錄；後補爲諸生、廩膳生，成爲每年可以由地方政府按時發給銀子和一定生活補助的生員。

也許是少有才名，也許因爲父親的關係，年輕的何紹基有貴公子的矜持與才華，交遊很廣，他與比他大七歲的龔自珍唱和；與比他大十四歲的林則徐論書，與比他大五歲的魏源討論時事與詩歌，後來成爲至交；何紹基曾手鈔魏源的《古微堂四書》（三）。此外，他與比他小十一歲的曾國藩切磋學問，與左宗棠鴻書往來；曾國藩很早就說，何紹基的書法必將流傳千古。

三十三歲時，何紹基取得優貢生資格；三十七歲鄉試取得第一名。那一年的恩科，順風順水的何紹

基應該是中狀元的。因爲那一年恩科的主試官是狀元出身的潘世恩，副考官是王鼎、吳傑、王植三人。他們非常欣賞何紹基的「後場精博」，故「拔置第一」。此後的對策，爲長文襄、阮文達兩相國激賞。《清史稿·何紹基傳》說：「紹基承家學，少有名。阮元、程恩澤頗器賞之。」兒子何慶涵的《先府君墓表》說：當時「已置大魁（狀元），因語疵抑落二甲第八名。」

何慶涵說的「語疵」，《清史稿·何紹基傳》和一般何紹基的傳記都不提，好像很忌諱。別人不提，兒子何慶涵爲什麼會提？因爲既有忌諱處，也有光榮和值得自豪的地方。

讀者覺得奇怪，何紹基的卷子怎麼會有「語疵」？有一點「語疵」爲什麼就要「抑落二甲第八名」？這是什麼樣的「語疵」呢？

道光十六年恩科，參加殿試的有一百七十二人。當時取十名殿試卷子進呈。因爲有阮元等人激賞，何紹基被定爲第一名狀元，準備進呈給道光皇帝審批。但這時，有一個名叫卓秉恬的閱卷大臣，因爲與何家不睦，便想吹毛求疵地在何紹基的卷子上找「毛病」。「毛病」真的被他找到了。

原來，策卷每行二十四格，但頭兩格要留空，準備有「皇帝」、「聖上」、「御」、「賜」之類的字時才寫上。卓秉恬在何紹基卷子的兩格之下，找到橫讀「大行」兩個字。皇帝新崩稱「大行」。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政治錯誤。卓秉恬把他發現何卷的錯誤指給其他七個閱卷大臣看。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有一位福州榜眼出身的謬鴻荃還驚嚇得暈厥過去，經灌了薑湯才醒過來，說明他的膽小和對皇帝的忠誠。主考

官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潘世恩爲了息事寧人，就把何紹基的卷子抽掉，不予進呈。這樣，何紹基雖然躲過了一場風險，卻也抽出了準備進呈的前十名卷子，落到「二甲第八名」。

因爲「語疵」是被人上綱上線引起的，假如不是有人構陷，狀元理當屬於何紹基，這是何等榮耀之事。所以，兒子何慶涵要提。

第二個時期，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三歲，是任編修和考官的時期。

這一時期，何紹基被選授庶吉士，二年後授散館，成績一等，授翰林院編修，武英殿協修。再任職國史館，充武英殿總纂等。

道光十九年，何紹基四十一歲。那一年，父親何凌漢任順天鄉試副考官，他出任福建地方鄉試副考官，父子同持文柄，一時成爲美談。這一年的六月，何紹基開始留鬚鬚，表示自己已經到了真正「不惑」之年，對自己要求更嚴，期許更高，希望更大。

在福建任上，何紹基整頓考場紀律，肅清以往的積弊，把真正的人才選拔上來。道光二十四年，四十歲的何紹基又被任命爲貴州鄉試副考官。赴任的時候，因爲發大水，陸路被水沖淹，改爲水路，經過很長時間纔到達。那一年，貴州有三千六百多名舉子應試，到九月發榜的時候，人頭濟濟，群情振奮，景況空前，黔中人士皆誇今年得士之盛，前所未有。

在一片讚譽、好評聲中回到京城的何紹基，改任史館提調。成功使他有點自信志滿，便想進一步有所

建樹。因為在國史館中，除了一、二品大臣有傳以外，三品以下的大臣都沒有傳記，皇帝本人也很想改變這種情況。躍躍欲試的何紹基便創擬條例，補辦清初以來三品以下各名臣的傳記。在與主持工作的穆彰阿商量時，穆彰阿莫名其妙地堅決不同意。情緒有點激動的何紹基決定辭去提調職務。因為鬧情緒，且對長官不敬，接下來的政府機關考核，何紹基後退了一等。

道光二十九年，五十一歲的何紹基又被任命去廣東主持鄉試，職務還是副考官。

在這一時期，何紹基經歷了幾件感情上令他悲痛的事：

一是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那一年，他父親何凌漢去世，何紹基十分悲痛；二是道光二十八年，何紹基五十歲的時候，結髮妻子陶氏去世，何紹基因悲痛發誓不再喝酒；三是二年以後，母親去世，何紹基在安葬母親之後，悲傷的情緒，一直到咸豐皇帝召見他的時候纔稍稍平復。

當然也有小小的安慰：一是兒子何慶涵成家娶了媳婦；二是自己的詩集《使黔草》刊刻，桂林朱琦、上元梅曾亮、昆明戴綱孫、河間苗夔、平定張穆、姚江鄒鴻逵、紫卿楊季鸞分別爲之作序，也算完成了一件重要的「餘事」；三是，安葬完母親後，回到道州原籍，召集族人重修何家祠堂，纂修族譜。重修「鶴鳴軒」，正式命名舊居爲「東洲草堂」，從此，何紹基的詩、詞、文前面，都冠上「東洲草堂」之名。

何紹基母親去世的這一年，道光皇帝也結束了他最後的統治，咸豐皇帝上臺。改變了何紹基在京城國史館徘徊了十五年的舊轍，給何紹基的政治生活帶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和轉機。

第三個時期，從五十四歲到五十七歲，是簡放學政的時期。

咸豐皇帝執政以後，革故鼎新，開創新局面。要求中外大臣別具一格地薦舉人才，以備破格錄用。當時，何紹基因為母親逝世，回到家鄉，咸豐二年三月服闋。

七月，由於侍郎張芾的薦舉，咸豐皇帝在圓明園召見何紹基。八月初六，正式宣佈他簡放學政。此後，咸豐皇帝又在乾清宮召見何紹基。「詢問家世外，於諸經註疏，正史綱鑑、宋五子書及說文、篆、分之學，並原籍道州被賊、湖湘防堵情形。由京至蜀沿途關河道路，溫語咨諏，靡不曲至。跪聆占對，晷移六刻始出^(四)。」

被皇帝召見，並委以重任的何紹基九月出都，十一月抵蜀。立刻上了一個摺子，彙報他到達任所的情況。咸豐皇帝朱批回復說：「知道了。地方一切情形，隨時訪察具奏^(五)。」此後，何紹基努力地按照咸豐皇帝的指示去做。

到四川的第二年，他在成都主持考試，對歷年考試中的積弊，作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四川的考場和考試紀律得到了肅整。何紹基非常認真，在文事和整頓考場之餘，還理民間詞訟。五月，當何紹基將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一向咸豐皇帝作了彙報以後，咸豐皇帝非常高興。硃批回覆說：「知道了。汝能如是認真，朕甚嘉悅^(六)。」此後，何紹基越幹越起勁，「有關吏治民生及軍國要務者，隨時上聞^(七)。」咸豐四年夏秋間，何紹基又對「南江縣鄭懷江冤案及大吏需索陋規、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鬭各案，先後馳奏。

欽差大臣前來查辦，悉如所議平反辦結^(八)。」

這時，浙江巡撫黃壽臣，被咸豐皇帝擢爲川督。黃壽臣是父親的門生，又與何紹基有「女兒親」，來到四川，兩人非常融洽。乘著興致，何紹基縷陳時務十二事，上書咸豐皇帝，感到非常暢快，這是何紹基一生中得意的時刻。

最得意的時刻，其實也是最危險的時刻。何紹基似乎沒有覺察到，被他打擊的地方官吏，以及一些忌恨他的人，暗中聯合起來，誣陷他，中傷他。

就在他所奏「南溪縣廩生萬時恬被誣逆案，及各州縣錢糧津貼多徵少解之案」，基本按照何紹基的意見，該平反的平反，該懲辦的懲辦時，五月二十四日，他從潼關主持考試回來，立刻看到了咸豐皇帝的朱批。朱批上說他的陳時務十二事是「肆意妄言^(九)」，並且「由部議以私罪降調」。越幹越起勁的他，突然從頂峯上跌落下來，甚至來不及想清楚是怎麼回事。

沮喪懊惱的何紹基，像突然被暴雨淋濕的落湯雞，分不清是什麼滋味。在簡放學政的這段時間裏，失去了，又得到了。失去的，是官職和咸豐皇帝的信任。得到的，是四川官吏、老百姓對他的讚美，生員們依依不捨的留戀。

就在他交出大印，清厘部冊，退回閑署以後，《東洲草堂詩鈔》卷十六《去蜀入秦紀事書懷卻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序記載：「士民上廬建祠立碑，紛紛相屬。」壽臣更想集資創立「草堂書院」，如「學海堂」、

「詒經堂」之例，想把何紹基留下來。「樂彥亭將軍亦謂民望所歸，殷拳挽轡。」但何紹基考慮到，以舊學使作寓公，於公於私都不好，他決定離開四川到陝西去。

「肆意妄言」是怎麼回事？至今沒有人弄清楚，何紹基本人也弄不清楚，也許該問問咸豐皇帝本人。一定是咸豐皇帝看出了何紹基陳時務十二事中有「語疵」，「妄言」本身是一種「語疵」。前後兩次「語疵」，像是命中注定，影響了他的一生。這情形，有點像遭受「烏台詩案」的蘇東坡，因言得福，也因言得禍。所以，以後的詩歌，何紹基更同命相憐地緊緊跟隨蘇東坡，他們之間有一種親切的認同感，這在何紹基的詩裏也流露出來。我以為，這是何紹基詩學蘇軾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簡放學政只有三年，自己為不避權貴，勇於任事和正直敢言付出了代價。但這仍然是何紹基一生中最重要、最輝煌的時期。五十六歲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蜩臂翁》的詩，說自己為了學習書法，執筆和射箭一樣，都必須懸腕，以簡馭繁，以靜制動，像猿臂一樣伸縮自如，「聊複自呼蜩臂翁」⁽¹⁰⁾。從此，何紹基又有了一個差一點比自己本名還流行的自號⁽¹¹⁾——「蜩翁」。同時，這也是他從政治仕途轉向書法和詩歌藝術最明確的信號。

此後，何紹基將在四川的思想歷程、感情歷程、山水歷程，特別是遊了「瓦屋山」的感想，編成了《峨眉瓦屋詩鈔》，這是他繼《使黔草》後的又一本詩集。政治上失意，換來了他在書法、詩歌上的收穫。

第四個時期，從五十八歲到七十歲，是在書院教授生徒的時期。